

为渔具写传呈现朴野之美

《渔具列传》是一本旧作，动笔于十年之前，于2015年首版，2022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。《渔具列传》包含舟楫、网罟、钓钩、绳索、笼壶、耙刺六辑，野史、方程式、采访、引语、地方志、名人生平、家族秘闻，乃至插图、考据、作者身份……虚实相生之间，构建起以渔具为线索的奇绝时空，结集为一部海岛故事集。“悔其少作，是人之常情，近来修订书中文字及图像，才知当时在表达上有未抵之处，而那团近乎无用的偏执，乃至海角奇闻碎片的拼贴，仍自珍惜。”盛文强在《再版后记》中如是写道。

这是一本与传统小说体例不太一样的作品，正如盛文强在动笔之初就已预料的那样，“单从本书的书名来看，有人立即做出判断，认为《渔具列传》是一种类似‘说明文’的浅易介绍性文本，或者认为这是一本‘钓鱼的书’。”而这等望文生义的本领，在盛文强看来，“多半来自填鸭教育的秘传，内中充斥着浓重的‘标准答案’的气味，足可误人一生。正如把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臆断为工业冶炼之书，把《金瓶梅》妄测为梅花种植指南，抑或把《动物农场》认作是儿童读物，并且欣欣然以为得其真意，条件反射式的浅层认知，实该引起警惕。”

书中，盛文强借《史记》中为不凡人物写传的方式，将渔家寻常可见的渔具赋予生命，“放大”渔具本体的人格化特征。盛文强认为，以器物为主人公，原本不是什么新玩意儿，只是渔具这题材比较特殊，表面看是捕鱼工具，涉及风俗和工艺，还有与之相关的一整套文化传统。具体到每种渔具本身，似乎又具有人格化特征，舟楫关乎承载与担当，兼及变幻无常的漂泊命运；网罟则是包藏祸心和贪嗔，人心不足，则难免鱼死网破；钓钩是重重欺骗与反欺骗的奸狡游戏；绳索说的是衔接粘连之术，笼壶穷尽奇趣，耙刺褒扬原始的膂力。“以渔具入小说，自然是意气相亲，它们比人更值得信赖。在船上找到的网片、蟹笼、铁钩，不事雕琢，可谓简到极致。后退到无可退之际，便呈现出朴野的骨相之美。外部世界日新月异，然而不变的，正是那些难以改变的。”

打造传统海洋文化样本

翻阅《渔具列传》这本书，阅读体验极为跳跃，书中有杜撰的人物、事件，却也有写实的具象图文；书中有田野调查对象的采访录音，甚至还附录了渔具词汇英汉对照表……盛文强表示，虽然此书的上架建议归类于小说类，但他更想呈现的是一种综合性的文本，“一个真正的写作者不会拘泥于文体，比如明代的张岱，所使用文体之丰富，恐怕少有人注意到，他的《西湖梦寻》《陶庵梦忆》是散文，《快园道古》《古今义烈传》是志人小说，《三不朽像赞》是图谱，《石匱书》是史书，《夜航船》是类书，《陶庵对偶故事》是童蒙读物，《四书遇》是解读经典。文本如此多样，乃是精神背景、知识储备与笔墨辞章的齐头并进，这也正是我所追求的。”

也正是因为如此，盛文强在写作过程中“刻意”制造着独特的阅读体验，“我不想将其写成一种介绍性的东西，也不想写成农耕时代、农耕情感的东西，有的人写乡土田园，总是附加了农业时代的情感，不是说不



为渔具写传 打捞海洋秘史

人与海洋的关系亘古且绵延，但却鲜少有人对海洋捕捞所使用到的工具仔细考究，在青岛海边长大的作家盛文强独辟蹊径，撰写了首部以渔具及海洋文化为主体的现代笔记体小说《渔具列传》，将日常作为工具的器物当做独立的生命个体来观照。近日，盛文强做客青岛方所书店，与读者互动交流，并就一系列生僻精怪的问题给出了有趣的解答：为什么说上海的简称“沪”源自渔具，其背后有哪些故事？山魈绘像中常伴蟹笼是怎么回事？渔夫如何凭借绳结技术从凶残海盗手下逃生？新船入水、船老大上位需要经历何种奇特仪式……

好，但是这种情感往往规避着现代性的东西，这样处理的结果就变成了一个地方性的文本，变小了。”仔细阅读文本可以发现，《渔具列传》一书通篇没有标注事件发生的地方，书中有些人类学的趣味，有对地方经验的挖掘，同时又超越了日常经验，“更希望它成为中国传统海洋文化的一个样本、一个切片。”

时隔多年之后，再度审视《渔具列传》，盛文强将其定义为“从事职业写作的发端”，“及时终止了散漫的写作方式，耻与吟咏嬉戏之辈为伍。择一处向内里开掘，逐渐产生了文本的自觉，与之相应的，是高密度的案头劳作与田野实践。”

虚构是逃离现实的途径

《渔具列传》开篇就说到了古书《广渔具图谱传》，这一“海内珍本”相当于一个楔子，而《渔具列传》正是据此改写扩充而来。但令人意外的是，这竟是一本子虚乌有的虚构之书。“明眼人自然知道，这是移形换位的自我分裂术，借此可以元神出窍，远离本体，再回头反观己身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本书内容多为虚构，从开篇的《广渔具图谱传序》，一系列渔具图像，再到何渔隐生平年谱，诸如此类，都是建立在多方知识储备基础上的虚构。在这里，虚构已经突破了狭义的文本界限，就连插图、考释、采访，甚至作者身份，也都可在虚构之列。”

在盛文强看似顽皮且有戏趣的写作构架中，古东夷部族的渔猎精神在纷繁的渔具谱系中得以集束式释放，“虚构是从无到有，却又要合情合理，有很多人信以为真，认为真有这样一部神奇的古书，便是落入了圈套。虚构是逃离现实的途径，图像也可以虚构，甚至页码也可以在虚构之列，比如说，目录里的篇目，按照所标的页码去找，却找不到，这就像人生一样充满不确定，也是极有趣的。只是出版社的质检不允许这样做，很多无趣的规定，完全破坏了‘有趣’。”

盛文强选择了更为冷门的题材作为书写的主题，除了他从小在渔村的成长经历外，更希望能够找到一种与传统农耕性格区别开来的表达方式，“我非常讨厌农耕序列之下产生的三观，比如官本位的头脑，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，不能像种庄稼一样，春天种下秋天收获，这种因循观念导致许多人很难接受新的事物，而海洋更具开放性，不论是那里的奇闻异事，还是不断接触到的新物种，让海边的人对陌生的接受度要更好一些。”而这样的写作目的，在盛文强看来，是不断趋向于理想文本的一个过程，“我希望这样一个文本，语言上是准确、没有赘余的，在一些小众题材上做深度开掘，简单说来，就是理想的表达和审美。”盛文强更为偏爱法国作家颇具实验性的写作，比如帕斯卡·基尼阿尔、热拉尔·马瑟，“他们的表达有流动的诗性，在不经意的地方抓住美的诗性，他们的作品不是说理的，而是审美的。”观海新闻/青岛早报记者周洁 方所书店供图